

据万历刻本影印

悬榻斋集

(明)陈履撰

广东教育出版社

据万历刻本影印

悬榻集

江苏王业学院图书馆藏

章

◎ 校勘 陈建光

陈树培

陈梓英

◎ 补辑 杨宝霖

杨宝霖

陈建光

(明)陈履撰

广东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悬榻斋集/ (明) 陈履撰. —广州: 广东教育出版社,
2005. 7

ISBN 7 - 5406 - 5963 - 7

I. 悬… II. 陈… III. ①古典诗歌 - 作品集 - 中国 - 明代②古典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明代
IV. I214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72059 号

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 - 15 楼)

邮政编码: 510075

网址: <http://www.gjs.cn>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东莞市篁村蚝江印刷厂印刷

(东莞市莞太路蚝江)

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26 印张 500 000 字

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4 000 册

ISBN 7 - 5406 - 5963 - 7/I · 124

定价: 60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20 - 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: 020 - 34120440

序

钟淦泉

明万历刻本《悬榻斋集》（十二卷），经四百余年辗转沉浮，如今回归作者故里影印面世，这是先贤的文化遗存，也是虎门人发掘、搜集、整理历史文化系列成果之一，值得收藏珍视。

《悬榻斋集》作者陈履，虎门北栅村人。北栅古称凤冈，世居陈氏，源出河南颍川，流播江西石城，唐大中年间别出一支入粤，居保昌（今南雄）严塘里。北宋末年，陈常仕广府盐政，经常出入虎门，值靖康之变，举家迁居大宁，至六传孙陈述仕阳山，喜大宁北邻的凤冈山钟灵毓秀，又举家移迁，称凤冈（北栅）陈氏一世祖。

陈履生于嘉靖九年（一五三〇），辈属北栅陈氏十一传裔孙，其祖上十代诗礼传家，皆有功名。祖父陈志敬经学精粹，德义堪嘉；弘治十七年（一五〇四）举人，后授官浔州通判，公正廉明；任官广西，平土酋，靖内乱，收失地，抚百姓，声威远播；署南宁同知，德重政隆；晚年致仕归里退而不休，走四乡，访民情，揭苛政，

斥酷吏，秉笔修书致上，为地方盐民废除苛捐什役奔走请命，其轸念民瘼史册留芳。父亲陈廷对，立足乡土举义行善，组织虎门乡民抗御匪扰贼劫，保里安民尊为乡贤。陈履幼承庭训，才德兼成，中举后居家孝老，教化乡人；隆庆五年（一五七二）登进士榜，历官江浙，治水患，惠民生，革弊制，兴经贸，离任之日，百姓拥道挽留；转职户部，为民请命；督饷蓟州，秉公尽职，为朝廷记功奖赏；后晋升广西副使，备兵苍梧，积劳成疾卧榻勤政，抱病归休尚与粤中名士结社浮邱。他的一生为民育德，为官廉明，爱民如子，口碑载道，留下大量诗文什著为时人所看重。

《悬榻斋集》刻刊行世，可惜陈履已谢世归天，其为当时学人告慰哲士之祀品。刻本风行，后世学者多有选辑入册，奈何明清交季，十二卷本几历兵燹火劫，无见全书，编者仅据残本选录，未免遗珠。因此，追寻全版《悬榻斋集》一直是莞邑学人的情结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文史专家杨宝霖先生钻入京都书库，翻残邳架仅得四卷，去冬又得学界人士热心索隐，蒙上海图书馆惠助，这套明版的海内孤本终于复印回归，无论是文本还是版本，其学术价值着实不菲。

《悬榻斋集》煌煌十二卷，厚厚六百余页，透过集内诗文，其交游、酬唱、感

时、悟道之作，可窥作者的心路履痕，尤其不少篇章更是研究莞邑历史人文可资佐证之资料。陈履虽非一代大儒，但他的遗作回归，不能不说是虎门历史文化的一份钩沉。据陈伯陶《东莞县志》记载，虎门明清两代人才辈出，可查的经、史、子、集著述达五六十种一二百卷；而陈履其人亦非历史的偶然，以科举计，在他之前，虎门区区一隅海湾已有文进士七名，但也不能不说自陈履始，北栅陈氏此后科名至盛，声重莞邑，名播广府。试想，隆庆五年进士，陈履、钟昌二人同窗高中又共出一村能有几雄？况且在他身后百年，其后裔陈似源不仅以父子进士令世人瞩目，更让人翘首还有兄弟子侄七人三科同登举人榜。考察一个地方的人才文化之历史底蕴，离不开「学而优则仕」的特定尺度，虎门仅此弹丸之地，且当时人口寥寥，居然能上京都比试胜出二十七位进士，仅北栅一村计有进士六名、举人五十余名，可见绝非偶然应算独特矣！原因何在？教育之功也！早在明初，陈氏先人便倡教兴学，天顺年间，乡贤已捐产献款起建凤冈书院，延聘名师育人以德、励学培才，良风流布，薪火相传，至有名乡望之美誉。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，前贤的远见卓识，实在需要我们一代代承传，一代代发扬光大。

四百多年后，陈履的《悬榻斋集》原版影印，这是善待历史，善待先贤之举。从文化的本体意义出发，发掘、整理历史文化，其实也是延续民族文明之根。今天我们建设文化大省，文化新城，文化名镇，现代文化固然需要大力发展，但优秀的历史文化也要钩沉接连，让现代文化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积淀上，吸收民族文化的营养精华，文化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果硕花红。北栅村党支部、村委会斥资付梓，此举堪嘉，不仅是对先贤文化的厚待，也是对今天文化的推动。我们还要感谢杨宝霖先生，他为查找此书付出了淘沙翻壑的艰辛，并精心校勘补佚；感谢热心人罗志欢先生、李炳球先生，他们为该书不厌其烦地追踪索隐；还有刘劲智先生、陈梓英先生为该书回归策划筹谋，更钦谢上海图书馆鼎力惠助。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终于玉成其美，明刻本《悬榻斋集》（十二卷）的影印面世，体现了有识之士文化情怀之所系。

文化建设也是人才建设。书此，是为序。

公元二〇〇五年五月

前言

杨宝霖

东莞的虎门，地灵人杰，英才辈出，人文懋兴。宋代獭步（今长安涌头）李用，有《论语解》，其子李春叟有《归咏集》。人明，北栅人陈猷有《金台集》、《兰陵集》，北栅陈履有《悬榻斋集》，大宁谭清海有《灵洲集》、《谭山人遗诗》（明末番禺屈大均编成《谭处士集》），北栅钟昌有《碧松馆诗集》。至清，虎门文化，不忝前朝，白沙郑武有《寄梦堂集》，北栅陈龙驹有《豹石轩诗稿》，陈克巩有《眠云诗草》，陈似源有《教业堂集》，南栅王文冕有《宦游草》、《旅中闲翰》、《北河草》，白沙郑修有《红雨楼诗草》，郑兰有《晚斋诗文集》，郑葵有《秋水轩诗文集》，乌沙李在湄有《紫洞草堂集》，南栅蔡召华有《吾爱庐诗钞》、《细字吟》、《草草草堂草》，金洲谭文荪有《兰谷诗草》，白沙郑荣有《眠绿山房诗钞》等^①。世易时移，沧桑变幻，至于今日，除陈履、蔡召华著作外，均荡然无存。

三十五年前得陈伯陶《聚德堂丛书》，中收陈履的《悬榻斋集》二卷，已谔为难得。后读明万历刻本张邦翼的《岭南文献》，见其所选陈履诗文，多有出《聚德堂丛书》本《悬榻斋集》之外者，因此知《聚德堂丛书》本非足本，张邦翼所用，殆为全集本。

一九七六年，读《凤冈陈氏族谱》，卷十二《家翰诗》引了陈履一首五绝：

去矣嗟祁岳，西樵七十峰。振衣聊独往，载酒可去吴。

此诗出韵重字，又语无伦次。查此乃陈履《送祁在德读书西樵》七言排律的开头四句，「可去吴」原作「可谁从」。《凤冈陈氏族谱》在录此诗后，有康熙时，陈履的六世孙陈世珍识语一段云：

太高王父（太高祖父。即陈世珍的六代祖）《悬榻斋集》诗文甚富，因兵燹毁烬散没。康熙壬午（康熙四十一年，一七〇二）间，先叔色五极力搜求，幸获四卷，然所存者，仅十之一耳。绝句只一首，世珍敬录之，不禁低回今昔焉。

陈世珍识语中的「先叔」，为陈文振。陈文振，陈履玄孙。字色五，号儒望。年四十

二，中顺治十年（一六五三）举人。^②陈世珍所记不差，《聚德堂丛书》本《悬榻斋集》卷首有陈文振的序，说：

《悬榻斋集》，乃予高王父副使公手著也，阅于今四世矣。曩遭兵燹，藏板成灰。（略）比年来出入城邑中，时以辑遗咨访。旧岁，偶从友人篋中搜获二卷；今岁，复搜获二卷；编成四卷。时当碧梧飘落，萧瑟初秋，展卷蓬窗，俨如对先人于几席。（略）

康熙四十一年岁在壬午，孟秋谷旦，玄孙文振顿首谨识

读陈世珍、陈文振两段识语，知在清初，《悬榻斋集》已不存于陈履后代之家。

清末，探花陈伯陶，曾为翰林院编修、国史馆总纂，博极群书，但也未见有《悬榻斋集》原本，他所能见到的，是陈文振的四卷辑佚本。于是在民国九年，「录其十之「八九」^③，编成二卷，刻入《聚德堂丛书》。陈伯陶在他编纂的《民国》《东莞县志》卷八十七《艺文略》（五）《集部》（上）中，著录《悬榻斋集》，作「《悬榻斋集》二卷」，就是以自己所编本入录。

书海茫茫，人海茫茫，《悬榻斋集》的原本何处可觅？

一九八二年，读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，其卷十三《集部》有云：

《悬榻斋集》八卷 明岭南陈履撰 万历癸巳（万历二十一年，一五九三）刊。

一九八三年，又读黄荫普《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》，内载：「《悬榻斋集》八卷，明陈履，万历间刊本，二册，藏北京图书馆。」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。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五年，笔者曾四次校订古籍于北京图书馆，每次在半年以上，也曾索观万历间刊本《悬榻斋集》，无奈此书为善本，特别虔藏，不能出示。快快不能释怀，万历刻本《悬榻斋集》，萦于梦寐者，二十年矣。

去年冬，东莞政协李炳球科长到北京学习，临行，叮嘱专访此书，李科长在京征得国家图书馆（原北京图书馆）所藏，为残本。后李科长得暨南大学图书馆罗志欢研究员的帮助，查得上海图书馆藏有更好的版本：万历间刻本《悬榻斋集》，内诗八卷、文四卷。又得罗志欢研究员的辗转求情，虎门报社社长陈履族人陈梓英先生和李科长数临暨大，于是这个在家乡失踪四百一十余年的海内孤本《悬榻斋集》重回故里。

万历刻本《悬榻斋集》分装四册，诗八卷，文四卷，各二册。框版高十六点三厘米，宽二四厘米。半页九行，行一十八字，楷书，白口，上鱼尾，鱼尾上刻「悬榻斋集」，鱼尾下刻卷次、页次。单边，乌丝栏。是书无目录，每卷第一页首行刻「悬榻斋集」卷×，次行刻「岭南陈履德基甫著」。全书字迹端庄稳重，行距字距爽朗，洵佳版也。

万历刻本《悬榻斋集》原为江苏徐同福瘦竹幽花之馆所藏，第四册文集卷四之末有「瘦竹幽花之馆」朱文长方篆印。

民国中，万历刻本《悬榻斋集》为王绶珊所得，每册第一页均钤有「杭州九峰旧庐藏书之章」朱文方篆印。王绶珊（一八七三—一九三八）原名体仁。浙江绍兴人，清末生员，迁居杭州。民初，居上海，以盐业起家积资百万。性嗜典籍，大力购求，筑九峰旧庐于杭州以贮书。杜国盛撰《九峰旧庐藏书记略》，言其有宋本百余种，明本一千余种，方志二千八百余种。

王氏歿后，书渐散出，大部分流入杭州抱经堂书店。万历刻本《悬榻斋集》第

二册诗集卷六末页，有「遂翔眼福」朱文方篆印。遂翔姓朱，抱经堂书店主人也，曾专为王绶珊往北京搜罗方志，九峰旧庐藏书，多来自抱经堂，不意其书散出，亦在抱经堂出售。

一九五〇年，万历刻本《悬榻斋集》为黄裳购得。黄裳（一九一九—）原名容鼎昌。曾以「来燕榭」、「草草亭」、「梦雨斋」等名其居。山东益都人。一九三九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。解放后多年任《文汇报》记者。黄裳著作甚丰，最近有《黄裳文集》。黄裳富藏书，尤以得明代浙江祁氏澹生堂、远南堂一批藏书为同行艳羨。

黄裳对万历刻本《悬榻斋集》十分珍惜，前后在此书里钐印十二方：

第一册第一页《陈计部诗序》题下钐「黄裳容氏藏图籍」白文长方篆印。

第一册第七页《悬榻斋集序》题下钐「黄裳青囊文苑」朱文长方篆印、「黄裳珍藏图书印记」行书朱文长方印。

第一册卷一第一页钐「黄裳藏本」朱文长方篆印、「黄裳」朱文方篆印、「黄裳

鉴藏」朱文方篆印、「黄裳珍藏善本」朱文长方篆印、「梦雨斋图书记」朱文长方篆印。

第三册文集卷二末钤「黄」、「裳」白文小篆印、「裳读」朱文长方篆印。

第四册文集卷四末钤「黄裳百善」朱文方篆印。

并于此书不同之处题有跋语三则。第三册文集卷三末跋云：

此《悬榻斋诗集》八卷、文集四卷，万历刊本，黄棉纸印，初见几疑非明刻者。盖岭表刊刻，纸墨在在皆与吴楚之间殊也。近代藏家书目，遍寻皆无此种，而《贩书偶记》所记，则仅诗集八卷，文集四卷实未见也。信为秘册无疑。余见之抱经堂架上搁置甚久，无人顾问，遂论价携归。此九峰旧庐首批散出之书，余于市上辗转获取数部，近石麟更介以旧抄、校本六种归余，是劫余精品，扫地尽矣。今日病起检书及此，遂记数行。

时庚寅（一九五〇）初夏四月廿五日黄裳记。

又云：

月前余偕仁渊去苏州于可园观古吴文献展览，见徐同福氏《瘦竹幽花之馆诗钞》稿本，

此集即出渠家，有图记，如遇故人因更记于卷尾。

庚寅六月十八日黄裳

第四册文集卷四末又跋云：

此《悬榻斋集》明人集部中至罕见之本也。诗集八卷，曾见《贩书偶记》，文集四卷，则绝无著录，可称罕异。辛卯（一九五一）清明前夕，检书及此，漫志卷尾。

黄裳

黄裳称《悬榻斋集》为「秘册」、「罕见之本」，再三致意，此书的珍贵，不待言可知矣。

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、黄荫普《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》及黄裳跋语均称这本《悬榻斋集》是明万历刻本。如果其书未见，当然相信名家的话，刻本《悬榻斋集》既在案头，应检查一下，是否确实。

陈垣《史讳举例·序》说：「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，（略）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，然反而利用之，则可以解释古书文之疑滞，辨别古书文之真伪及时代，识者

便焉。盖讳字各朝不同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，前乎此，后乎此，均不能有是。」《史讳举例》第八十一《明讳例》又说：「明承元后，避讳之法亦甚疏。（略）明讳之严，实起于天启、崇祯之世。」天启帝名由校，崇祯帝名由检，查刻本《悬榻斋集》中「校」、「检」两字不避，如：

公校艺，尝置之首。

（文集卷四《明故宪副乐华钟公行状》）

文行修饬，考校严谨。

（文集卷四《明故宪副乐华钟公行状》）

乃检陶集和之。

（诗集卷二《四言诗序》）

金书玉检仙人策。

（诗集卷六《读马水部德征、泰山诸诗感赋四首，次李季孙宣韵》）

不避「校」、「检」两字，即非刻于天启、崇祯两朝。辑《悬榻斋集》四卷的陈履玄

孙清初人陈文振，多方搜罗，未见《悬榻斋集》刻本，可以排除《悬榻斋集》刻于清初。《悬榻斋集》既非刻于清初，也非刻于天启、崇祯。只能刻于万历。则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、黄荫普《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》及黄裳跋语谓为万历刻本，确实可信。

万历刻本《悬榻斋集》刻于何地？刻于万历何年？此书无书坊牌子，又无刻书时地说明。黄裳先生跋说此刻「黄棉纸印，初见几疑非明刻者。盖岭表刊刻，纸墨在在皆与吴楚之间殊。」岭表即广东，此刻书之地也。

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明确说此刻「万历癸巳（万历二十一年，一五九三）刊」，似乎可以确定刻书之时。但是，细观此书，窃有疑焉。

万历刻本《悬榻斋集》文集卷三《上弦江叔父》书云：

侄入苍梧，今三阅月，适督府移镇行巡，仆仆将迎，皇皇案牍，无顷刻暇。（略）侄向为县令，尝苦事琐而烦；今为监司，稍与令异，然上而两台之所属望，下而群僚之所观瞻，譬之树表于途，众目咸注，微有欹侧，则三尺童子，得以指之矣，岂不惧乎？（略）迨来筋力渐衰，精神渐减，每欲引避贤路，早为投闲。（略）此意当于今冬行之，结社竹林，希